



以庖厨之道明治国之理

治大国若烹小鲜，厨师始祖伊尹得商汤而佐之以伟业
于风月中见风雷，绝世美味西施乳见证仕途跌宕起落

西施乳

◎ 老藤 著

 群众出版社

西施乳

老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施乳 / 老藤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7

ISBN 978 - 7 - 5014 - 5239 - 2

I. ①西…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8053 号

西施乳

老藤 著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6.875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 数:136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014 - 5239 - 2

定 价:32.00 元

网 址:www.qzchs.com

电子邮箱:exiaoxiaohong@hotmail.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010 - 839017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罗振亚^①

扑朔迷离、波澜迭起的情节经营和形神兼备、呼之欲出的人物打造,对于贞甫君来说,原本就是掌控熟练的拿手好戏,自然不在话下。所以它们在小说《西施乳》中被调弄得愈发炉火纯青,夺人耳目,乃顺理成章之事,一点儿也不奇怪。倒是那个清晰而神秘的意象——“西施乳”,在我读罢作品很久之后,仍然不时在脑海中跃动、闪回,挥之不去,也催人思索。为什么作者在这篇小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西施乳”,让它贯通整个文本的始终?按照西方新批评理论,一个语象在一个诗人的同一作品或一个时期的作品中再三重复,即会渐渐累积为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分量。如此一来,我们是不是就不能仅仅将“西施乳”理解成一道菜或一个场景转换的机缘点,而应该把它当作凝聚作者深度经验、情绪细节及文本意蕴的一个“主题语象”?

我想,回答是肯定的。在小说领地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贞甫非常清楚,单纯技巧层面的探险是靠不住的,作品能够长久活下去只能依

^① 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出版专著七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发表论文一百七十余篇。

赖思想的发现。他在创作谈《厨子与官员》中说,“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语让他很有感觉,其实,《西施乳》堪称合了这一古训。小说以关涉主人公郑远桥宦海沉浮的若干次饭局作为情节主脉,连带郑远桥与尹五羊、朱成碧、七喜之间的情感纠葛副线,并在故事和情感的建构中,沉淀着对官场世态炎凉的体味、人性复杂内涵的测试和情感微妙本相的勘察。其中,中正、淡定、文雅的郑远桥最终被委任为市委书记背后的儒家文化坚守,促成他“咸鱼翻身”的七喜报恩带来的“外力”设置,他的秘书李正在仕途跋涉中的表现与地位逆转的惨淡,以及他、尹五羊、朱成碧、七喜与各得其所相伴生的释然与怅惘等书写,无不烙印着作者智力因子介入的痕迹,从不同向度抵达了生活与生命的本质深处。不是吗,人生不可能完全圆满,残缺或许正是它的常态。在当下的生存境遇中,关系学无处不在,时时左右着人的前途和命运,只是投机不一定就意味着成功,自作聪明者往往最悲惨,令人欣慰的是生活总会让正义的力量占上风,善待那些有能力的“好人”。小说的叙述客观冷静,尽管无一褒贬之词,却对现实中的一些人构成了严肃的精神拷问,而亮色的结局则昭示了一种希望在潜滋暗长。

但这些意蕴都相对明朗,比较容易捕捉。贞甫的写作动机恐怕也不会只是反映官场和日常生活状态,他肯定另有用意。我想,“西施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开启小说内在意蕴的一把钥匙。对艺术容量和文本耐嚼力的追求,与对思想质地的追求同步,使贞甫越来越注意吸纳现代艺术方法。具体说来,这篇作品自觉承续鲁迅的“狼”、废名的

“桃园”、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碾坊”与“渡船”等“凤毛麟角”的意象象征手段,通过几乎环绕着每次饭局的“西施乳”意象或话题,创立了虚实相生的一体性叙事模式,并因之将文本中看得见的写实书写和隐喻的象征指向巧妙地绾结在一处,常常是笔走人间烟火,又有通往彼岸世界的形而上旨趣,启示于人的远比呈现出来的要多得多。

“西施乳”以或实或虚、或详或略的方式连续出现了十余次,集中起来共附载了几个信息:它由雄性河豚的鱼白烹饪而成(河豚的肝脏等含有剧毒);它呈“蚕豆状”,白嫩味鲜,美妙绝伦,“值那一死”;在七喜经营的腊头驿里,它让省城来的考核组长乔老爷满意而归,郑远桥旋即升任市长;戴老对它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不想食之中毒,市委书记的热门人选郑远桥改任市人大主任;它连结着郑远桥与尹五羊、朱成碧的同窗情,朱成碧送郑远桥的一枚闲章上刻着“西施乳”……整合信息,不难揣摩出作品的多重旨归。你可以说小说是在“以庖厨之道明齐家治国之理”。当官与做厨子有许多相似之处,厨师的师祖伊尹倡导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做菜以色、香、味俱全为佳,为官者要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把“官企工农兵学商”、党政五大班子加检法二院这七根弦谈得和谐、流畅,才会赢得百姓的认可;烹饪需讲究“火候”的恰到好处,河豚的血、肝、籽、目剧毒可怕,但经好厨子的冒死品尝与精心调理,却能化为难得的美味。为官者如果能一丝不苟,方法得当,再复杂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你也可以认为“西施乳”暗喻着官道的诱惑力和凶险性。一如戴老所言,河豚越是鲜

美,“毒性越大,吃的风险也越大”,但仍有人冒险去吃,他们“是吃一种刺激、一种视死如归的气魄、一种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官道亦然,越往上风景越美,也越危险,越不好走,只是一直挡不住一些攀援者前行的步履,诱惑力和凶险性有时是成正比的。你还可以视“西施乳”为理想、希望和事物的象征,它虽然美好,但真正接近、受用起来,却要付出许多代价。象征性意象“西施乳”的创造,改变了小说观察世界的方式,赋予了文本一种人性深度和内敛含蓄的风味,使小说的结构由平面趋于立体,而它和官场、日常生活的琐屑遇合,则更凸显了小说的张力效应。

从观照场域和主体人物担当精神的塑造来看,《西施乳》是地道的官场小说;可是独特的感知、表现方式的选择,却使它不时逸出其流行的或大众的趣味路线,姿态舒缓,气度从容。依常规理解,官场小说就意味着要直面口蜜腹剑、勾心斗角的丑陋险恶,写那种不见血腥的残酷,而贞甫没让它重蹈“黑幕小说”的覆辙,甚至未正面涉入官场一团糟的黑暗一维,他是以理解、宽容的态度,在轻松愉快的谈笑从容之中,透视、再现蓝城官场人、事及其背后民族文化的复杂真相。作品出现了“于风月中见风云”的叙事风貌和格局:明里看,是腊头驿推杯换盏的嘘寒问暖,默契交流,是西柏坡与秦淮河畔的游山玩水,闲适忘情,是沉浸于琴棋书画、酌酒品茗的浪游和洒脱;暗中却隐伏着实力、手腕的较劲与对抗,面临一触即发、心惊肉跳的激烈和紧张气氛,酝酿着一场又一场看不见的“战争”。置身于这样的“场”中,不论是扎实

严厉、城府很深的黄书记，还是渊博精警、深不可测的戴老，抑或热情仗义、“少年老成”的何阳，都称得上能力超凡，绝非坏人，却也不时令人顿生“如临深井”之感。尤其是一道菜肴“西施乳”、一个叫七喜的红颜知己，竟能左右蓝城市人大主任的宦海沉浮，对读者更不啻“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神秘震撼，发人深省。贞甫这种悠闲其表、复杂其里、以静写动的感知与切入表现对象的方式，看似举重若轻，实质上却将灵魂的喧哗、情感的躁动传达得满暴而内敛，它为官场小说的书写开辟了另一种艺术可能性。

作品叙述上的从容气度也很显豁。贞甫是会讲故事的，他能够有效地把握叙述的节奏，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知道怎样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点，线性的历时性结构里又常常悬念迭起，不乏曲折和波澜。要知道，小说涉猎的好像仅仅是官场与个人情感两条线索，但若包括旁逸斜出的背景交代，加上政治、爱情、友谊、成长等多重题材、主题和纷繁的人物群像纠结在一处，把握起来还是颇具难度的。不过，贞甫硬是像自己做人一样，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和表现对象之间保持了一种出入俱佳的距离，沉稳而从容地将之处理得自然、熨帖。如第七则日记的开篇写到，人代会闭幕，坐在主席台上的郑远桥不知为何又嗅到了那种“奇怪而又熟悉”的味道，很想探个究竟。读到这个玄怪而神秘的“蓄势”情节时，读者都充满了一种心理期待，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贞甫却没有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展开，而是突然荡开一笔，写起外出后瓜州古渡旁的农家院、晚餐中的西施乳和第二天的鱼塘

垂钓。这个转换使情势一下子舒缓了很多，正可谓一张一弛，紧松有致。记得当年维特根斯坦曾经感叹，要看到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

《西施乳》不仅凭着出色的写实功力，还原、恢复了蓝城宦海和郑远桥情感历史的大观和微景，建立起了语词和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和联系，而且将表现对象拿捏得恰到好处，该放时放，该收时收，同时也昭示出小说创作的一个规律：一味紧张和一味松散同样可怕。小说家既要会讲故事，又不能将眼光盯在故事上不放。何时他懂得讲故事的同时更注意经营故事外的诸种因素，并努力使其与故事谐和，何时他就会摆脱拘谨，走向成熟。

《西施乳》的艺术成功可谓传统小说魅力的魅力所致。小说从纵式的结构状态、以动作行为凸现性格的人物塑造，到直指人心的本色叙述的语言态度，都是传统小说技法的延伸，尤其是它的细节描写和以第一人称见长的心理雕刻更使人印象深刻。如第五则日记结尾，市委黄书记在东山宾馆宴请市长郑远桥，席间黄书记让经理七喜敬酒，作家写道：

七喜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微笑着说：要是敬酒，也应该敬两杯：敬了郑市长，更应该敬黄书记。

七喜敬我酒时，背对着老黄，很专注地与我对视，说：再过几个小时就是二〇〇五年了，祝郑市长新年快乐！

我发现七喜的神情中并无多少兴奋，倒是有些忧虑的成分。

敬老黄时，七喜端着酒杯思考片刻，然后说：祝黄书记在新的一年里生活上开心，工作上顺心，稳定上放心，全心全意为蓝城人民谋福祉，一心一意描绘蓝城发展新蓝图。七喜这话说得不错，我注意到老黄的眼角出现了几道皱纹。他站起来说声谢，便缓缓地喝了半杯酒。

应该说，七喜敬酒话里有话，概括起来不就是“三心二意”吗？但老黄并无不快，因为这个三心二意都是正面的。

.....

它像一截流动的电影片段，又像一幅有一定叙事长度的画卷，其中有紫竹厅的客观环境交代，有黄书记、郑远桥、七喜之间客气而微妙的对话，有黄书记端杯饮酒、七喜点头微笑的动作，有黄书记的矜持和七喜对之表面谦恭、内心厌恶的性格与情感表现，还有作为旁观者的“我”的心理透视与分析。几个日常细节与动作的捕捉，就洞穿了三位当事者微妙的个性和隐秘的心理，既表现出作者超强的把握复杂生活的能力，又将传统小说以行动表现内心的手段推衍到了习焉不察的程度。

当然，说《西施乳》具有传统艺术魅力，并非意味着它拒斥现代艺术技巧，相反，主人公对朱成碧诸多心理臆想的流动，象征意象“西施乳”和那股神秘气味的不断复现，大量的诗化比喻的运用，等等，就为沉实的文本增添了几许灵动与含蓄，几许抒情色彩，几许言外之旨。

贞甫成为优秀的小说家，写出《西施乳》，是我意料之中的必然。

早在我大学毕业、远赴那所边城大学任教的1983年,就深为他的创作天分而惊叹。那时他还是一个才华初露的大二学生,路数开阔,多点开花,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样样来得,经常有文字见诸报端,在人与事观察的细敏、深邃度上远超一些年轻老师。尔后,与我们的师生谊、兄弟情日渐增长的是他写作功力的不断飞跃与提升,超人的想象功能之外生命体验的强化和夯实。每次见面他谈及要动笔的作品构思时,都让我满怀期待。生活、才情和坚守三者互动,使贞甫陆续推出《樱花之旅》《鼓掌》《远东第一犬》《萨满咒》等小说佳构,获得许多重要奖项,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并能够自觉地在众多的“写作可能性”中适当收缩,集中力量进行艺术超越,有幸进入了成熟的境地。

作为老师、兄长和朋友,我为贞甫高兴,希望且相信他会在创作之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远,越走越精彩。

2014年7月2日
于天津阳光100寓所

引 子

平心而论,我对好友尹五羊的情感十分纠结。如果我是一只蛹,他则是薄薄的那层茧,在保护我的同时又在束缚着我。几十年了,尽管我化我的蝶,他织他的壳,但我十分清楚,我们之间有一根丝连着。这根丝时张时弛,却从不会扯断。我很清楚,我也不是离不了尹五羊,但离了尹五羊的我还会是我吗?

尹五羊高考落榜后当了厨子,一步步发达起来,成为富甲一方的老板。尹五羊不缺呼风唤雨之势,却十分低调,没有新仇宿敌。记得高中毕业时我曾经问过尹五羊,除了厨子他还有什么梦想,尹五羊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导演。我吓了一跳,一个掂大勺的厨子竟然做着导演梦!这似乎是风马牛碰到了一架车上。

一个朋友告诉我,当下的中国,大部分体制内人士和体制外的富人每天都忙于饭局。电话一响,要么在饭局之中,要么在奔赴饭局的路上。时势成就了那些有本事安排饭局的人。能一呼百应、得心应手地组织饭局的人无疑备受尊敬。我的好友尹五羊当属其中翘楚。

我从初中开始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记着记着就放不下笔,有些拖泥带水,往往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却喜欢旁枝别蔓地渲染个不停,笔记本

一个接一个地换。尹五羊对此很不感冒，他地包天的大嘴往上一努，十分不屑地说：你那叫日记？充其量是一本豆腐账。我说记日记为备忘，豆腐账未必就不好。尹五羊说：你看名人的日记，那才算日记，篇篇有哲理。谁纠缠那些绿豆芝麻小事？我说我不是名人，也遇不到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只好记些绿豆芝麻小事了。尹五羊尽管嘴上这样说，内心里还是佩服我记日记的毅力，他瞥了一眼我的日记，很羡慕地说：你的字真好，像朱成碧的字。

朱成碧是我们班的才女，人和字都没人能比。尹五羊这样说，等于把我夸到极致了。

后来，高考、读大学、谈恋爱、参加工作、一级级做官，都豆腐账般记下来，攒了大大小小一摞日记本。

一日，整理办公室书柜，翻开这些大大小小的日记本仔细浏览一番，我吃惊地发现，几十年来，我的生活和工作竟然和一些疏疏密密的饭局紧密相关，而且大多数饭局的设局者都是一个人——尹五羊。

日记一

1979年8月21日,天气晴,上午。

我和同班同学朱成碧接到海北大学录取通知书,心里像拿到了结婚证一样兴奋。遗憾的是,同班的尹五羊名落孙山。尹五羊历史和地理两科成绩还是不错的,可惜太偏科,离录取线差十八分。我和朱成碧替他惋惜,但尹五羊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失落,他很豪迈地邀我和朱成碧到他家中吃饭。五羊祖上曾做过光绪时期扬州知府的家厨,父亲是部队的炊事员,有一手烹调扬州菜的绝活,烧制的红烧河豚味道极佳。席间,五羊说他会一道拿手好菜,是最为上等的珍品菜肴。尹五羊许诺:将来一定请我和朱成碧吃一回。问菜名,他厚厚的嘴唇一

撮，拉长了间隔道：西施乳。

西施乳是一道菜，用尹五羊的话说，是天下第一鲜。

这道菜，尹五羊在1979年8月21日请我和女同学朱成碧吃饭时有提及，但这一天没吃成，因为买不到雄性的河豚。

尹家和我家是世交。尹五羊的父亲尹水清在军界是相当有知名度的厨子，我从记事起就叫他尹叔。尹叔是扬中人，参军前在扬中一家饭馆当厨师。我父亲所在部队当时驻防扬州，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部队接到军令要开拔辽宁。出发前几天，部队到扬州所辖的扬中征兵。中午吃饭时，父亲和几个战友遇到了在饭馆当厨子的尹叔。当时在团里任军务股长的父亲官不大，却有招兵买马的权力。尹叔烧的一道长江刀鱼让父亲和战友赞不绝口，就让跑堂的把厨子叫来。一看，厨子竟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父亲就问他愿不愿意当兵。当时征兵宣传极其到位，所有年轻人都激情澎湃想要抗美援朝打鬼子。尹叔也不例外。他说自己想当兵，但还没娶媳妇，怕家里不许。父亲的一个山东籍战友开玩笑说：没媳妇不急，等打完仗你们一人领个美国大妮回来。尹叔问，美国大妮长的什么模样？父亲那个战友也没见过美国大妮，就胡诌了一句：腴大，会生娃。不知是不是美国大妮的诱惑，尹叔就这样当了兵。与他同时参军的还有饭馆跑堂的两个扬中小伙子。抗美援朝停战后，三人里两个牺牲在朝鲜，尹叔因为是炊事员，不在一线作战，得以凯旋。人虽然回来了，可美国大妮的梦

想和两位同乡的尸骨一同埋葬在朝鲜的清川江畔。

尹叔回来后，在家乡找了朴实的村姑成家。这便是尹五羊的母亲。尹叔在部队当炊事员，妻子在家乡操持农活，日子还算过得去。多年过去了，父亲还常常和尹叔开玩笑，说他当年参战动机不纯，是为了美国大妮而去。

尹叔手艺好，每一任首长都喜欢他。从朝鲜回国后，很多战士复员或转业，唯有尹叔还留在部队。尹叔为人和善，喜欢小孩子，经常给我零食吃。我父亲是个爬过雪山的老军人，性格古板，一张长脸像过年大门上贴的门神，清癯吓人。印象中，他只有和尹叔在一起时才会哈哈大笑。父亲的勤务人员走马灯似的换，唯有尹叔不离左右。在部队大院里，我们两家相邻而居，像一家人一样，过年过节总在一块儿。母亲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国家经济困难，部队供应遇到了问题，餐桌上几个月不闻荤腥。父亲青着脸对尹叔说：没肉吃怎么过八一？尹叔说，给我一天假，我去想办法。父亲给了他一天假，还给了他五斤黄豆让他出去想办法。晚上，尹叔背着一筐鱼回来了。那是一筐鼓肚瞪眼的鱼。父亲问这是什么鱼？从哪里搞来的？尹叔说借老乡的网从河里打的，是腊头。因为有毒没人敢吃，河里腊头特多。父亲望着尹叔问，别人怕毒，我们当兵的就百毒不侵？尹叔说：有没有毒要看谁烧。烹调腊头是我尹家祖传的手艺，首长就放心吃吧。那年，父亲和几个战友靠吃河豚，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八一。尹叔烧制的河豚汤白肉嫩，味道极鲜，父亲的几个战友吃上了

瘾，便偷偷让战士去郊外的河里捕捞回来解馋。那些战士炊事员也知道河豚有毒，便把捞来的河豚一遍遍地洗，头与内脏一概埋掉。哪知河豚鱼毒极其顽固，那些看似洗清了毒血的河豚鱼还是差点儿吃出人命来了。父亲的战友都羡慕他手下有个金不换的炊事员。

上辈连，下辈粘。父辈没有官兵之分，我和尹五羊也自然兄弟情长。

尹五羊是五年级上学期从老家扬中农村转学来到灞县的，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我们一直在同一个班。我和五羊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在没见面前，就总听尹叔五羊长五羊短地念叨。每当尹叔想五羊的时候，总爱抚摸着我的头说，五羊估计和你一般高了。我说，让五羊来灞县读书吧，我好有个伙伴。尹叔摇摇头说，五羊要在扬中家里陪爷爷，五羊走了，爷爷会想他的。后来，五羊的爷爷病故，尹叔回乡料理完后事，就把五羊带到了部队。而五羊的妈妈带着五羊的两个妹妹一直生活在扬中农村。

五羊刚来的时候，上身穿一件蓝色建设装，下穿军装改成的黄裤子，脚蹬黄胶鞋。穿戴虽肥大但并不土，只是肤色紫黑，有些地包天的嘴说话很垮。他一见到我就说，你是远桥哥吧，我爹总在信里夸你，说你学习好。赞美别人是取得好感的捷径。尹五羊就这么一句表扬的话，我们便没了距离。我说我也知道你，尹叔总说你快有我高了。五羊问：子弟小学是什么样子？该不会有穿喇叭裤的流氓欺负人吧？那个年代，学校里普遍有欺生的风气，五羊的担心不无道理。我安慰他说：子弟小学是我的江湖，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我当时虽是小学生，却因为有部队子弟的身份，加